

四川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成都

K2508
31
3:6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五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172千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900册

书号：11118·67

定价：0.92 元



编 辑 凡 例

- 一、本选辑刊印目的，在于：1.保存和积累现代史、革命史资料；2.推动组、撰史料稿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 二、选刊的稿件，主要是撰稿人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要求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真实具体，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 三、本选辑供历史工作者研究和有关部门参考。
- 四、选辑资料，包括从戊戌以来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的各个阶段，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医卫、科技、民族、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史实和人物传记。
- 五、本选辑还包括重要原始档案、遗著、手稿、日记以及仅见的孤本（包括报纸刊物）中的珍贵资料。
- 六、本选辑所刊印的资料，欢迎读者提出质疑、补充和订正。
- 七、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摘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英商立德乐在四川的罪恶活动……………彭朝贵(1)

解放前基督教在自贡的布道活动

……肖玉辉 蓝伯峰 范子佩 刘天健 郭昌平 梁思尧 口述

聂无放 王柔德 整理(37)

在大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新蜀报……………周钦岳(65)

肖楚女在重庆新蜀报……………郝谦(85)

国民党反动派对重庆新民报的迫害……………罗承烈 刘正华(94)

回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左东枢(106)

蒋介石杀杨、杨、程实况……………高兴亚(118)

王陵基两次从川西逃窜始末……………先大启(126)

“三·三一”惨案凶手巴县团阀申、曹的兴灭……………於笙陔(146)

川西恶霸崇庆元通场黄匪家族……………崇庆县政协社会工作组(157)

成都启明电灯公司剖析……………赵星洲(186)

解放前成都市安乐寺市场怪象……………陈祖湘 姜梦弼(206)

回忆我在各革命时代的经历……………李铁夫(218)

著名川剧剧作家黄吉安……………马再知 骆渐衡 吕中(230)

竹琴圣手贾瞎子……………李思植(236)

英商立德乐在四川的罪恶活动

彭朝贵

立德乐 (Archibald J. Little) 是英国政府派遣到中国来推行侵华政策的英国流氓商人。其人骄横豪霸，老奸巨猾，嗜利若命，为达目的而不择任何手段。他会说中国话，认识中国字，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从一八五九年开始，一直在中国干了整整五十年（一八五九年至一九〇八年）的罪恶活动，其中有二十五年（一八八三年至一九〇八年）是在四川。立德乐以驶轮侵入川江，窃夺四川矿权，在四川及中国西南部的其它省份从事商业投机等活动而名噪一时，外国侵略者都赞扬备至，称他是侵略“中国西部的开路先锋”，〔1〕“很少有人像立德乐那样熟悉西部中国”，“他的著作……是有关中国的标准书”。〔2〕

立德乐在中国活动时期，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疯狂侵略中国，并逐步地把中国从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急剧转变时期。因此，了解立德乐这个侵略分子的活动，对于研究近代帝国主义侵华史、尤其是帝国主义侵略四川史是很有帮助的。本文仅就手边的资料，综合整理，较为详细地记述这个流

〔1〕 《捷报》1909年7月31日，262页。

〔2〕 《捷报》1908年11月7日，362页。

氓商人在四川的主要活动，以供研究参考。

一、立德乐入川前的活动及入川原因

立德乐在一八五九年来中国。先在香港充当德国 禅臣 洋行 (Siemssen & Co) 的茶叶检验员。次年，一八六〇年，正当太平军围攻上海时，立德乐从香港跑到上海，“以一个志愿人员的身份”，参加了“保卫上海”的反革命战争。随后在一八六一年加入了英国侵略分子华尔在上海组织的“洋枪队”，与清军配合，血腥地屠杀太平天国革命战士。在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四年间，这个歹徒还先后到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江西等省活动，充当奸细，刺探太平军军事情报，并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因而激起公愤，多次挨揍。在安徽，被太平军捉住，几乎丧命；在湖北汉口街头，“被清军绑缚打得不省人事”，在江西景德镇“险些被瓷工打死”。〔1〕尽管这个流氓尽干坏事，为中国人民恨之入骨，可是，腐朽的清王朝还认为他镇压革命有功，大加奖赏，甚至授予游击军衔。〔2〕

太平天国革命被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下去后，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叶，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便一直呆在上海，开设立德乐洋行，经营投机商业。

当时的上海是外国侵略者活动的中心，很多外国大资本家都在那里干着投机取巧的商业活动。这对野心勃勃的立德乐来说，

〔1〕 《捷报》1908年11月7日。362页。

〔2〕 邓少琴《川江航业史》，《西南实业通讯》6卷5期，30页。

在那里做投机生意，本少利微，毕竟不是出头之地，很难飞黄腾达。因而亟图另找门路，离开上海到中国西部去找发财致富的窍门，但又苦于没有机会。正当他力求展布的时候，一八七六年，英国政府借口英人马嘉里在中缅边境被杀事件，强迫清王朝签订了《烟台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商埠。条约中特别规定：“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旅居、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条约允许英国派员从北京出发，经甘肃、青海或经四川前往西藏，转赴印度，也可派员由印度进入西藏。^{〔1〕}这些规定充分暴露了英帝国主义图谋囊括中国西南的巨大野心，也表明它深入中国内地的阴谋已由准备进入到具体行动阶段。四川素称天府之国，当然是英国竭力控制的中国西南最好原料产地和洋货销售市场，一个英国侵略分子就曾公开喧嚷过，“四川的财富和资源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和它比拟的。”^{〔2〕}

《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政府旋即行动起来，派遣大批英国人来到四川从事间谍和商业活动，其中一个就是立德乐。据立德乐后来自己的供认，“他之所以跑到四川来主要目的是要将《烟台条约》内的文字变为事实”。^{〔3〕}当然立德乐来川也有个人野心，这就是企图在四川大发横财。

〔1〕 汪敬虞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346—350页。

〔2〕 （英）肯德《中国铁路发展史》。

〔3〕 立德乐《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转见《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一辑，3页。

二、夺取川江航权，驶轮侵入川江

立德乐在一八八三年第一次来到四川。这年二月他从上海搭轮到汉口，因枯水季节停轮，随改乘木船西上，经过约四十天的时间，抵达重庆。沿途所经之处，立德乐无不仔细观察，并详记日记。后来将日记整理，著成《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1〕

经过这次侦查旅行，立德乐简直忘乎其形，公然大肆叫嚣劫夺四川资源，扩大洋货销量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操纵灵便、吃水不超过现行帆船而马力强大的轮船”便能开进川江。〔2〕并说：

“川江如无轮船行驶，重庆开埠亦毫无作用。”〔3〕从这时起，立德乐就下定决心，把打通宜渝航道，驶轮侵入川江作为行动的首要目标，使外国侵略势力得以进一步伸入中国内地。

（一）“夔陵”轮侵川的破产

立德乐图谋驶轮侵川的野心既定，便着手制订计划，进行准备。他先在宜昌开设立德洋行（Little & Co），经营进口货物和报关业务。并于一八八四年购置“夔陵”号轮船，载运客货，行驶宜昌—汉口航线，以便积累资本和行轮经验。“夔陵轮”行驶初尚能捞得厚利，但后来因与长江下游的三公司（招商、太古、怡和）竞争营业失败，同时该轮又不宜于川江行驶，因此被迫停业，将这艘船卖给清政府官办的招商局，仍驶宜汉。〔4〕

〔1〕 《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一辑，2—3页。

〔2〕 伍海德《长江问题》22页《宜昌到重庆》。

〔3〕〔4〕 《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一辑，4页。

“彝陵”的出卖，对立德乐是一个打击，但他并没有灰心丧气，反而更集中注意力于“驶轮侵川”。他把宜昌作为轮船侵川的据点，在那里购买地皮，修筑码头、房栈，并在一八八七年筹集资本一万英镑组成川江轮船公司，在英国特制了一艘“固陵”轮船（长一六〇呎，宽二十七呎，吃水四呎六吋，时速十四哩，载货三五〇吨，客舱位九十二座）〔1〕，准备在川江行驶。

立德乐的驶轮侵川计划得到英国政府和资本家的大力支持，因为这个计划正反映了他们深入侵华的迫切要求和囊括大西南的巨大阴谋。英国《泰晤士报》说：“假使立德乐成功，则七千万人口（指四川—编者注）的贸易就送到门上来了。兰开夏、密德兰、约克夏的制造品就能从伦敦、利物浦经过一次简单的转运，缴付从价5%的进口税，直运到深入一千五百哩的亚洲心脏地带。”〔2〕一八八六年英国曼彻斯特商会还特地成立一个组织来支持立德乐的行动。〔3〕英国政府更竭力为立德乐打气撑腰。例如英国驻北京代办欧格纳（N. O'Conor）曾公开鼓励立德乐说：“对待像中国这样的人，提抽象的问题是没有用的，你只管把船造好，然后开来提出要求，保管没有问题。”〔4〕

“固陵”号在上海装配好后，便开到宜昌待发。一八八七年七月二十日，英国驻华公使华尔身照会清总理衙门，强迫发给立德乐行轮执照，并要求“转飭沿途地方官弹压保护。”〔5〕清廷即“晓谕百姓，不必惊疑”，并命“水陆各营妥为保护”。〔6〕

〔1〕 《历史研究》1962年5期，135页。

〔2〕 《快报》1888年11月16日，1087页。

〔3〕 《快报》1886年8月20日，872页。

〔4〕 《捷报》1891年3月13日，298页。

〔5〕 《清季外交史料》卷82，7页。

〔6〕 《历史研究》1962年5期，135页。

尽管清政府抱着如此屈辱态度，但广大四川、湖北人民，尤其是川江船户、船工和码头工人，因事关国权生计，表示坚决反对。当英轮上驶消息一传开，群众哗然，纷纷集议，“欲实行聚众堵截”。〔1〕人民的坚决态度，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通知英国政府和立德乐暂时停轮上驶，并要求举行谈判。这场交涉开始于一八八八年，地点在宜昌。立德乐和英国驻宜领事充当英方代表。清方代表是巴县知县杭国璋（阿坦），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幕后策划人乃是当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

在交涉过程中，清廷代表唯英方之命是听，共同制定出一个“行轮免碰章程”，用以欺骗群众。可是，广大人民是欺骗不了的，反对外轮侵入川江的态度是坚决的。这一点，李鸿章也承认：“川民知万无免碰之法，难以虚言欺哄，”〔2〕“官虽欲含糊，怎奈百姓不肯含糊”。〔3〕川督刘秉璋也屡电请总理衙门说：“轮船入川，民情惶急，万不可行，”〔4〕“若勉强试行，秉璋……不敢保其无事。前年‘重庆教案’，何尝不凭空而起！”〔5〕清总理衙门也深深感到“川江行轮……易激众怒”。〔6〕就连当时身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R. Hart）也觉察到，如果硬要强行驶轮入侵川江，“就会招致地方叛乱。”〔7〕中外反动派都惧怕人民的坚决反抗。

〔1〕《申报》光绪14年1月22日。

〔2〕《清季外交史料》卷80，17页。

〔3〕《清季外交史料》卷79，27页。

〔4〕《清季外交史料》卷82，7页。

〔5〕《清季外交史料》卷81，15页。

〔6〕《清季外交史料》卷81，6页。

〔7〕（英）莱特：《赫德与中国海关》610页。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场交涉经过双方讨价还价，终于接受赫德的意见，在一八八九年达成口头协议：英轮十年内不入驶川江，清政府用银十二万两收买立德乐的“固陵”轮和在宜昌的码头、房栈，并开重庆为通商口岸。这个协议清政府是非常满意的。李鸿章曾恬不知耻地说：“情愿吃亏，勉强十二万买其船、栈，明知立德乐赚钱不少，实属万分周旋，姑求十年无事。”〔1〕看来，李鸿章竟想用银十二万两来换取十年苟安！清总理衙门对于重庆通商开埠，也自欺欺人、自我解嘲地宣称：“行轮患在坏民船、激众怒，通商患在夺商利、损厘金。然既行轮，必通商，则兼两害；仅通商，不行轮，则止一害。两害取轻，当是中策。”〔2〕

后来在一八九〇年三月，上项口头协议，就在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内规定为正式条文：“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与各通商口岸无异。英商自宜昌至重庆往来运货，或雇用华船，或自备华式之船，均听其便。”（第一条）；“俟中国有轮船贩运货物往来重庆时，亦准英国轮船一体驶往该口。”（第五条）。〔3〕清政府认为这个卖国条约“在我亦无所损”，是“两全之计”。〔4〕于是，经过两年之久的川江行轮交涉，才以清政府妥协投降、出卖国家主权、英国侵略者暂时放弃行轮川江而告结束。

“固陵”轮被出卖，立德乐从中捞得了很大一笔钱，但由于未能实现其既定的野心，事后他仍四处发牢骚，连英国政府他也抱怨：“由于英国政府迁就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坏方面，我试图开

〔1〕 《清季外交史料》卷79，27页。

〔2〕 《清季外交史料》卷81，14页。

〔3〕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553—554页。

〔4〕 《清季外交史料》卷82，8页。

办川江轮船航运的计划遭到挫折。”〔1〕一家在上海办的英商报纸对“固陵”轮的出卖也表示不满，指责这是出于“商业观点”，公开表示“绝大的遗憾”。〔2〕由此可见，“固陵”轮侵川的破产，对英国侵略者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

（二）“利川”火轮首次侵航川江

“固陵”轮侵川失败后，立德乐仍野心不死，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不久，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强迫其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宜昌溯游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3〕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根据所谓“最惠国待遇”的强盗逻辑，亦攫得了与日本同样的权利。就是说，《马关条约》的这项规定，使清政府企图求得“川江十年内平安无事”的想法完全破灭了。

《马关条约》订立后，立德乐便积极行动起来，在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MacDonald, Sir, C）的大力支持下，先在上海订造一艘专门试航川江用的小火轮“利川”，长五十五呎，宽十呎，重十吨，时速十哩。〔4〕据说，立德乐为购置这艘小轮去招纳资本，别人耽心这次试航会遭到与“固陵”轮一样命运，或者航途中会碰损失事，都不愿干。立德乐没办法，只得用他老婆的钱购买小轮，从事这项冒险勾当，因此当时有人称“利川”轮为“夫人”轮。〔5〕立德乐还雇用英人蒲南田（S. C. Plant）率测量队，

〔1〕立德乐《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第三版序言。

〔2〕《历史研究》1962年5期，136页。

〔3〕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616页。

〔4〕〔5〕《西南实业通讯》六卷五期，30页。

于一八九七年窥测川江宜渝水道，绘制航线图，并在沿江安设标杆、浮标、试炸江中礁石。〔1〕英国政府自然全力支持立德乐，除给他打气外，还特向清政府勒索了三千英镑的经费，派遣重庆海关职员英人泰勒（Tylor）在一八九七年冬率领工程人员到云阳县境去治理新滩。〔2〕

一八九八年二月，立德乐便把“利川”轮从上海开到宜昌，强求清政府发给行轮川江执照。是时，川江船工和码头工人听说英国侵略者又要将轮船上驶，极其愤怒，要求政府禁阻。在宜昌的中国引水和工程人员也公开拒绝为立德乐服务。可是，宜昌官府却抱屈辱的态度，采取妥协方式，提出如欲上驶入川，务必先订行轮免碰章程。立德乐鉴于“固陵”侵川的教训，惟恐拟订章程的交涉拖延日久，导致再度失败，悍然拒绝了宜昌官府的要求，并在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怂恿下，横蛮无理地威胁说：“无论你们同意与否，本轮决定于二月十五日开头”，〔3〕“不因任何方面之阻拦而终止”。〔4〕宜昌官府在威胁下终于屈服，答应上驶，并立即通飭沿江州县加意保护，还特派砲船一艘、救生红船一只、精壮兵丁十二人、水手六名护送“利川”。〔5〕重庆官府也颁发布告不许人民接近“利川”。〔6〕

经过清政府如此周密安排之后，二月十四日，立德乐自任“利川”船长和大车，由宜昌起航入川。在行驶途中，因其机器

〔1〕 盛先良：《川江水道与航行》，《宜昌到重庆》第一页。

〔2〕 《捷报》1898年3月21日，483—484页。

〔3〕 《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一辑，5页。

〔4〕〔5〕 《西南实业通讯》6卷2期，22页。

〔6〕 《捷报》1898年3月14日，409页。

马力不足、设备很差，行驶困难，经新滩、滚子洞、洩滩等处，立德乐都强迫招雇很多船工拖拉，才得过滩。在过兴隆滩时，雇用的纤工竟达三百多人。〔1〕二月十九日，“利川”进入四川省境巫山县，继行至万县剪刀峡，忽碰暗礁，船底撞坏，水涌入舱，立德乐胆颤心惊，惶惶失措，立即组织人力抢救，“利川”才侥幸免于沉没。〔2〕过了万县，险滩较少，行轮无多大障碍，但沿岸居民观看“利川”轮的越来越多，立德乐提心吊胆，生怕群众突然袭击。因此，每经大码头、大城镇都要靠岸停泊，立德乐必上岸拜访官府，联络封建把头以壮声势。有时便故意鸣放汽笛，恐吓群众，为自己壮胆。侵略者不怕清政府官吏，但在人民面前，却是如此诚惶诚恐。

三月九日，“利川”经过二十多天的挣扎航行，终于抵达重庆。英、美、日等国驻重庆领事为庆祝帝国主义轮船首次侵航川江成功，纷纷乘船前往迎接。媚外的重庆官府为了讨好侵略者，也派砲船排列江边，张灯结彩，鸣砲欢迎。〔3〕

“利川”至渝不久，继续上驶，企图直达叙府（宜宾），川东道署特札饬保护。殊不知，由于沿江人民的“骚扰”，“利川”仅行至离重庆五十海里的盘沱滩，就被吓回头了。〔4〕一八九九年，“利川”返航上海，立德乐亦回英国。

立德乐侵航川江的阴谋实现后，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到处吹嘘。他“感谢日本下了决心，打败中国（指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又感谢英国政府改变政策，委派了一位能干的公使窦

〔1〕〔2〕〔3〕 《西南实业通讯》6卷2期，23页。

〔4〕 《捷报》1899年5月29日，950页；《蜀学报》第二册。

纳乐，因此一只开航先锋的轮船，才有可能上驶重庆”。〔1〕

（三）“先行”商轮改“金沙”兵舰

“利川”号是一艘试航小轮，并不载运客货，它能侵驶入川，只说明川江可以通行轮船，还未给立德乐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因此，立德乐返回英国后，即大肆煽动英国政府和资本家，投资建造轮船侵驶川江，开办航运，控制川江航线，以便向四川倾销更大量的商品和劫夺四川财富资源。

在立德乐的直接策划下，一九〇〇年英国政府派遣海军少校魏森（Watson），统率“山鸡”、“山莺”两艘兵舰，借口保护英国在四川的侨民和商务，侵入川江，驶至泸州。〔2〕因人民反对，不久两舰就被迫驶出四川。

在策划兵舰入侵的同时，立德乐还在英国集资组成一个专门行驶川江的“溥安公司”（Yangtze Trading Co. Ltd.）。并投资八万两在苏格兰一家造船厂订制一艘名“先行”号（或译名“肇通”）的商轮，长一八〇呎，宽三十呎，载重三三一吨，机器马力一〇〇〇匹〔3〕。船长为蒲南田。立德乐打算用这艘轮船载运客货，大赚其钱，建立起宜渝航道上的“正规轮船交通”。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二日，“先行商船自宜昌上驶入川。沿江人民在巫山大峡一带江面抛掷了很多稻草、杂物，欲阻“先行”行驶。〔4〕英国侵略者想了很多办法，才排除了这一障碍。蒲南田

〔1〕 《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第三版序言。

〔2〕 《西南实业通讯》6卷2期，25页。

〔3〕 《西南实业通讯》6卷3期，20页。

〔4〕 四川省志交通志编辑组采访稿。

等仗恃强横势力，根本不顾江上行驶木船的安危，行轮横冲直撞，快速驶行。行至叶滩浪沉木船二只、死亡二人。“先行”轮仍照样地行驶如故。^{〔1〕}如此人命重案，清政府既不敢过问，侵略者复行所无事，人民的愤怒自然更加强烈。

六月二十日，“先行”号驶抵重庆。时值中国北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洋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四川各地也展开了反洋教斗争。在这种形势的逼迫下，居住在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纷纷麇集重庆避难，要求各该国政府采取保护措施。特别是英国驻重庆领事傅磊斯（H. Fraser）要求更为紧迫。还在“先行”号抵重庆的前一天，即六月十九日，傅磊斯就曾急电宜昌英领事马上派兵舰来重庆。^{〔2〕}并致电英国政府，请求允许扣留“先行”轮船作为撤退侨民之用。然而为了应付长江中下游的“紧张局势”，英国侵略者无力也不敢擅将兵舰调入四川。七月五日，英国首相沙士伯雷训令上海领事：“请你转告重庆领事，陛下政府允准他扣留轮船备用。十月以前是无法开去砲舰的”。^{〔3〕}

八月二日，英国外交部紧急命令英领事傅磊斯，率同所有在重庆的外国侨民搭乘“先行”号离川。翌日，该轮装载三十名“避难侨民”，以最快的速度奔出川省。同月，复返渝把剩下未走的英国人载运出川。^{〔4〕}英国政府以“先行”轮两次往返宜渝航线都比较顺利，且鉴于中国人民反帝力量的强大，决意加强侵略

〔1〕 《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卷1，重庆口。

〔2〕 《西南实业通讯》6卷3期，20页。

〔3〕 《英国兰皮书》中国卷3，1900年，99页。

〔4〕 《西南实业通讯》6卷3期，20页；《历史研究》1962年5期，142页。